



A R S E N
LUPIN
G E N T L E M A N C A M B R I O L E U

亚森·罗平探案集

Vol 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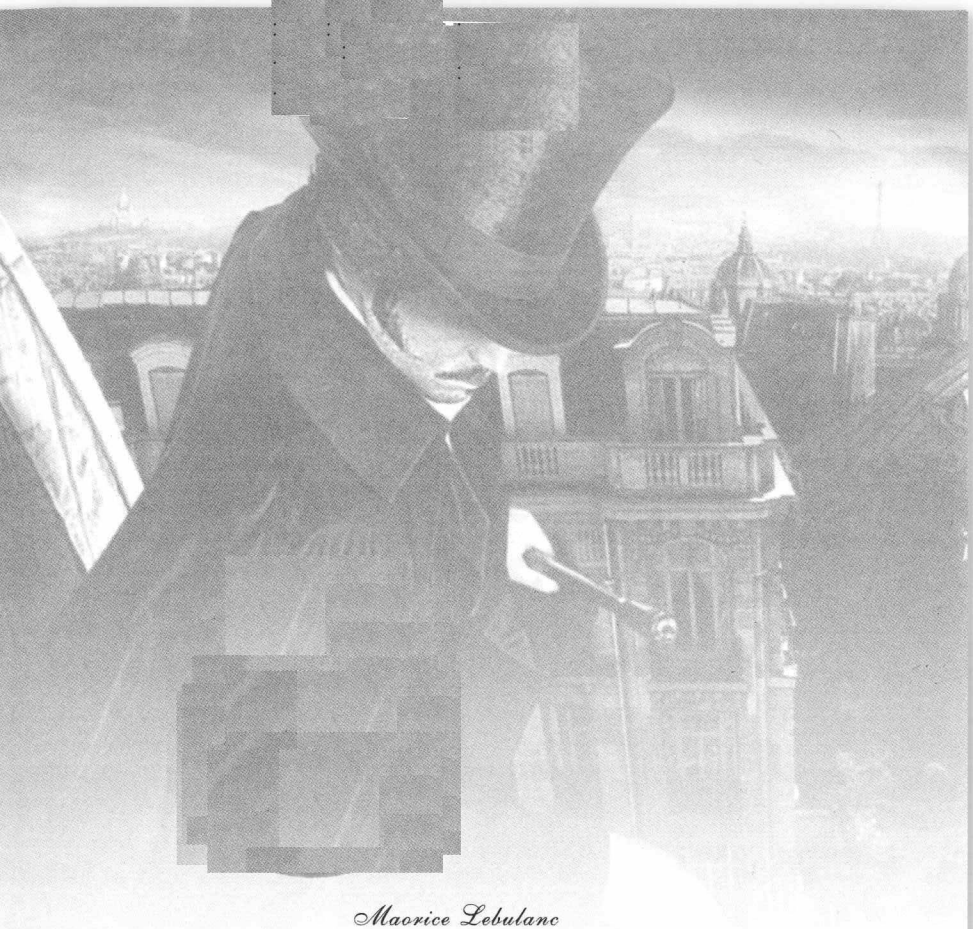
[法国] 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
Maurice Leblanc

李筱轩 译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(译林出版社)



Maurice Leblanc

ARSENE LUPIN
GENTLEMAN CAMBRIOLEUR

亚森·罗平探案集

V-2

[法国] 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
李筱轩 译 管筱明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亚森·罗平探案精选(1、2、3)/ (法) 勒布朗 (Leblanc, M.) 著;
李筱轩译; 管筱明选编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9. 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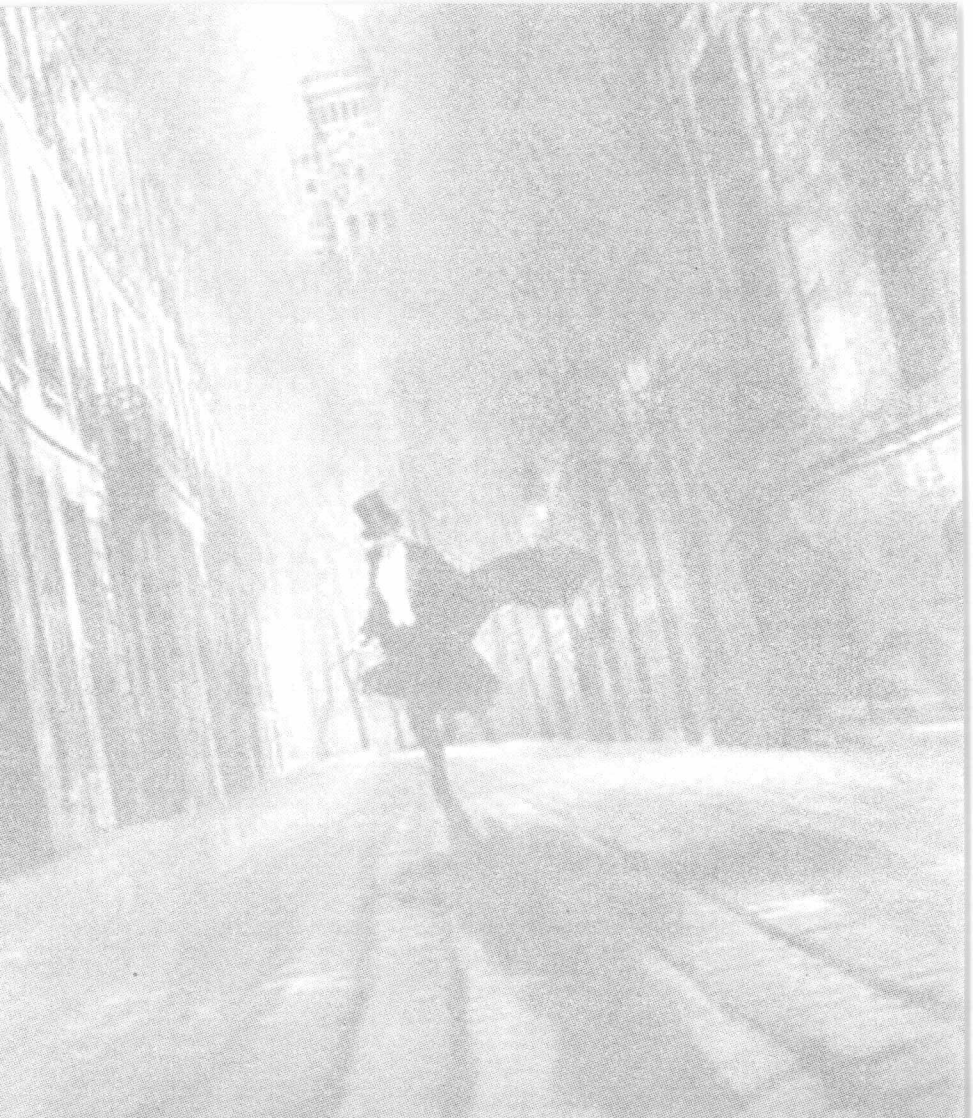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447-1006-0

I. 亚... II. ①勒... ②李... ③管... III. 侦探小说-作品集-法国-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6345 号

- 书 名 亚森·罗平探案精选(1、2、3)
作 者 [法]莫里斯·勒布朗
译 者 李筱轩
编 选 管筱明
责任编辑 施梓云
原文出版 Editions Rokert Laffont, Paris, 1992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47.25
插 页 12
字 数 1084 千
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1006-0
定 价 78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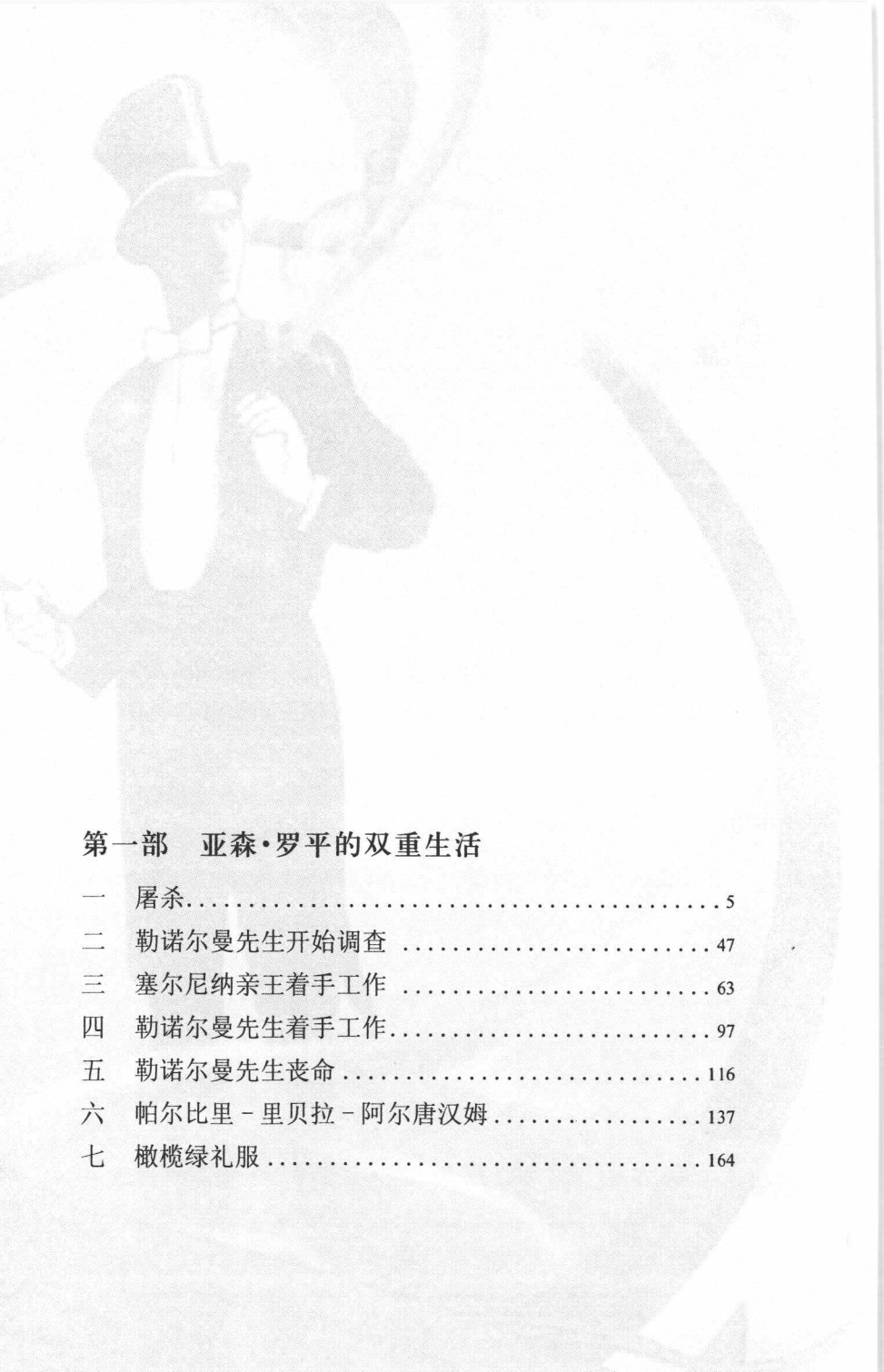


第2卷

八一三.....1

八一三





第一部 亚森·罗平的双重生活

一	屠杀.....	5
二	勒诺尔曼先生开始调查	47
三	塞尔尼纳亲王着手工作	63
四	勒诺尔曼先生着手工作.....	97
五	勒诺尔曼先生丧命	116
六	帕尔比里 - 里贝拉 - 阿尔唐汉姆.....	137
七	橄榄绿礼服	164

一 屠杀

1

克塞尔巴赫先生走到客厅门口，猛然站住，抓住秘书的手臂，声音不安地嗫嚅道：

“夏普曼，有人又进来过了。”

“啊呀，啊呀，先生，”秘书不同意地说，“候见室的门是您自己打开的。再说，我们在饭馆吃饭时，钥匙一直没离开过您的衣袋。”

“夏普曼，有人又进来过了。”克塞尔巴赫先生又说一遍。

他指着壁炉上放的一只旅行袋。

“喏，那就是证明。那袋子本是拉上的，现在打开了。”

夏普曼提出异议：

“先生，您肯定把它拉上了吗？再说，这袋里只装了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，一些洗漱用品……”

“我的皮夹本来就放在里面的，临出门时我出于谨慎，把它拿出来了……否则……不，我告诉您，夏普曼，我们吃午饭的当口，有人进来过了。”

墙上装了一部电话机。他摘下话筒。

“喂……这里是四一五号套房……克塞尔巴赫先生……是这

样……小姐，请接警察总署……保安局……您不需要给号码，对吗？好……谢谢……我拿着话筒等。”

一分钟以后，他又开口了。

“喂？喂？我要找保安局长勒诺尔曼先生讲话。我是克塞尔巴赫先生……喂？是的，局长先生知道是什么事。我是经他允许才给他打电话的……啊！他不在……请问您是谁？古莱尔先生，侦探……喂，古莱尔先生，我昨日与勒诺尔曼先生会谈，您好像也参加了……哦！先生，昨日我说的事，今日又发生了。有人又进了我的套房。您要是现在就来，说不定可以根据一些迹象，发现……过一两个钟头？很好。您只要说找四一五房就行了。再次表示感谢！”

鲁道尔夫·克塞尔巴赫，人称钻石大王，又称南非开普敦主宰，是个亿万富翁（有人估计他的财产价值过亿）。他此次来巴黎，在豪华大旅馆四楼已经住了一个星期。他租住的四一五号套房有三个房间，两间大的是客厅和主卧室，在右边，朝向林荫大道；另一间小的，充作秘书夏普曼的卧室，朝儒代街开窗。

这间房过去，另给克塞尔巴赫夫人订了五间房。她眼下正在蒙特卡洛。只要丈夫一声召唤，她就会离开那儿，前来会合。

鲁道尔夫·克塞尔巴赫先生忧心忡忡，在房间里踱了几分钟。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汉子，脸色红润，相貌仍然年轻，两只眼睛蓝蓝的，透过金丝眼镜显得充满忧郁，使人觉得他内心痛苦、腼腆，这与他宽阔的额头和鼓突的颌骨所表现的神态形成鲜明对比。

他走到窗边。窗子关上了。再说，怎么可能从这边进来呢？套房的拐角阳台右边是空的，左边有堵石头隔墙与朝向儒代街的阳台隔开。

他走进自己的卧室，它不通其他房间。他走进秘书的卧室，那道通往给克塞尔巴赫夫人预订的五个房间的门是关着的，而且插上了插销。

“夏普曼，我不明白，我好几次发现这里有些事……有些事真怪。您会认为我这样说有道理的。昨天，有人动了我的手杖……前天，肯定有人碰了我的文件……可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“不可能，先生。”夏普曼叫道，那张老实人的面孔沉着冷静没有显出半点不安，“您是在臆想，就是这回事……您没有任何证据……只是一些感觉……再说，只有经过候见室才能进这里。您住进来的那天，让人特制了两把钥匙。您拿一把。另一把在您的仆人爱德华手里。您信得过他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……他侍候我十年了……不过爱德华和我们同时吃午饭。这不好。往后，要等我们吃过饭回来，他才能下楼吃饭。”

夏普曼微微耸耸肩膀。总之，这位开普敦主宰生出莫名其妙的恐惧，人都变得有点怪了。住在一家大旅馆里，尤其是身上或者身边并没有什么值钱东西、大笔钱财，又有什么危险呢？

他们听见门厅门打开了。爱德华回来了。

克塞尔巴赫先生唤他进来。

“爱德华，您穿着号衣吧？啊，好！今天我不见什么人，爱德华……哦，不，确切地说，要见一个人，古莱尔先生。您守在门厅，注意门口，他来了就通报一声。我和夏普曼先生，我们有要紧事要干。”

克塞尔巴赫先生忙了一阵亟待处理的事，检查了邮件，读了三四封来信，指示夏普曼先生如何回复。不过夏普曼握着笔，等主人口授信文时，却突然发现他的心思转到别的事情上。

他捏着一枚黑色的弯成鱼钩形状的别针，在仔细端详。

“夏普曼，您瞧，我在桌上发现了什么。显然，这意味着什么事儿，这枚弯别针。这就是证据，一个物证。您再也不能肯定没有人进过客厅了。因为，这枚别针总不是生了翅膀飞进来的吧。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秘书回答道，“是我带进来的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是的，是我用来别领结的别针。昨晚您读报时，我把它抽下来，下意识弯成这样的。”

克塞尔巴赫先生站起来，十分气恼地走了几步，停住说：

“夏普曼，您也许笑……您是对的……我不否认，自我最近去过开普敦以来，我也许变得……有些怪异。这是因为……喏……您不知道我生活有了什么新变化……一个了不起的计划……一件大事……将来究竟如何，我现在还看不太清楚，但毕竟还是有了些眉目……这将是宏伟的事业……啊！夏普曼，您是想象不出来的。钱，我并不缺，我有钱……太多太多的钱……可这件事，比钱更重要。这是权力，力量，权威。如果现实符合我的预感，我将来就不只是开普敦主宰了，而且是好些别的王国的主宰……鲁道尔夫·克塞尔巴赫，奥格堡制锅匠的儿子，将与迄今为止傲慢待他的许多人平起平坐，并肩而行……夏普曼，他甚至要压倒那些人……要压倒那些人，请相信这一点……如果……”

他收住话，望望夏普曼，似乎后悔说得太多了。不过，他抑止不住兴奋，又说：

“夏普曼，您明白我为什么不安……我脑子里，有一个很值钱的主意……别人也许怀疑……在监视我……我确信如此……”

一声铃响。

“电话。”夏普曼说。

“说不定，这是……”克塞尔巴赫沉吟道。

他抓起话筒。

“哦？……请问是谁？上校？……啊！是啊，是我……有什么消息吗？……很好……那我就等您过来……您带上部下？很好……很好……喂！不，不会受什么打扰……我会发出必要的命令……我的秘书和仆人会守在门口，外人谁也进不来。您认识路，对吗？因此，您一分钟也不会耽搁的。”

他挂上话筒,说:

“夏普曼,有两位先生会来……对,两位先生……爱德华会引他们进来……”

“可是……古莱尔先生……警察队长……”

“他会晚点到……过一个钟头……再说,他们也可能碰到。因此,您去告诉爱德华,让他立即去总台打个招呼。除了两位先生:上校和他的朋友,还有古莱尔先生……别的人我一概不见。让总台的人记下他们的名字。”

夏普曼执行命令,回到房里,发现克塞尔巴赫先生手拿一个套子,确切地说,一个摩洛哥山羊皮做的黑色小袋子。从外表看,袋子大概是空的。先生似乎有些犹豫,不知怎么处置:是放进衣袋呢,还是放在别处?

最后,他走近壁炉,把皮袋扔进旅行袋里。

“夏普曼,我们赶快把信件处理完。只有十分钟了。啊!克塞尔赫夫人的信。怎么搞的,夏普曼,您没有提醒我?您难道认不出她的笔迹吗?”

这封信是他妻子拿过的,而且在里面写下了心底的想法,他拿在手里,细细端详,内心激动,形之于色。他闻着上面的香气,然后把信拆开,慢慢地小声念着。夏普曼不时听到一句两句:

“有些倦意……没出房间……心烦……什么时候可以与您会合?欢迎打电报……”

“夏普曼,您早上发了电报吧?这样,克塞尔巴赫夫人明天,星期三就在这里了。”

他显得很快活,好像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,种种担心全都烟消云散。他搓着双手,大口大口吸着气,像个坚信自己会成功的强者,又像个拥有幸福,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幸运者。

“有人按铃,夏普曼。有人在前厅按铃。去看看……”

这时爱德华走了进来，报告说：

“有两位先生求见，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他们在候见室？”

“对，先生。”

“关上候见室的门，不要再打开……除非是古莱尔先生，保安局的队长来了。夏普曼，您去见那两位先生，告诉他们，我想先见见上校，见他一个人。”

爱德华和夏普曼走了出去，顺手把客厅门带关。鲁道尔夫·克塞尔巴赫走到窗口，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。

外边，窗户下方，马车、汽车在平行的车道上分开行驶。一个个安全岛将这些车道隔开。春天明媚的阳光照在车辆和沿街店铺的铜件漆件上，熠熠生辉。树木已经显出了绿意，更有那一株株栗树，已经开始绽放出小小的新芽。

“夏普曼干什么鬼事去了？”克塞尔巴赫寻思……“谈了这么久！……”

他从桌上取了一支烟，点燃，吸了几口。突然，他轻轻叫了一声，发现身边站着一个陌生男人。

他倒退一步。

“您是谁？”

那人衣着得体，确切地说，衣着高雅，须发漆黑，目光锐利，冷笑着说：

“我是谁？是上校……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我称为上校的人，用这名义给我写信的人……我约见的人……绝不是您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……另一个只是……可是，您明白，亲爱的先生，这一切无关紧要。重要的是，我就是上校……上校就是我。我向您保证，我确实是上校。”

“但请问先生贵姓？”

“请暂且……叫我上校吧。”

克塞尔巴赫先生越想越怕。这人是谁？想干什么？

他唤道：

“夏普曼！”

“什么怪念头，竟要唤人！有我在还不够吗？”

“夏普曼！”克塞尔巴赫又唤一声，“夏普曼！爱德华！”

“夏普曼！爱德华！”陌生人也唤起来，“你们在干什么，朋友们？有人唤你们哪。”

“我求您，先生，我命令您让我过去。”

“可是，亲爱的先生，谁又拦着您了？”

他彬彬有礼地闪在一旁。克塞尔巴赫先生朝门口走去，打开门，忽地往后一跳。原来门外站着一个人，正举枪对着他。

他结结巴巴道：

“爱德华……夏普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已经看见他的秘书和仆人被五花大绑，堵住嘴巴，倒在候见室角落里。

克塞尔巴赫先生尽管生性浮躁，易受影响，却还算是条勇敢的汉子，危险迫在眉睫的感觉非但没有把他压垮，反倒激发了他的斗志和活力。

他佯装出惊恐的模样，慢慢朝壁炉退去，靠在墙上，手指在背后摸着电铃按钮，终于找到了，久久地按住不放。

“喂，怎么样？”陌生人问。

克塞尔巴赫先生没有回答，继续按着。

“喂？您指望一按电钮，全饭店都会闹腾起来，会有人赶来援救，对吗？……可是，可怜先生，您转身看看吧，电线已经剪断了。”

克塞尔巴赫先生猛地转过身，似乎想看个究竟，其实是一把抓过

旅行袋，伸进手去，摸出一把手枪，对准那人就放。

“嗨！”那人说，“您的枪里上的是空气和沉默吧？”

克塞尔巴赫先生又开了两枪，都没有响。

“再来三下，开普敦大王。我只有中了六颗子弹才高兴。怎么！您不放了？可惜……头几枪打得蛮准嘛。”

他抓住一把椅子背，把它转过来，两腿叉开坐下，指着一把扶手椅，对克塞尔巴赫先生说。

“亲爱的先生，劳驾去那儿坐吧。随便点，就当在自己家里一样。来支卷烟，怎么样？我呢，我不抽。我更喜欢抽雪茄。”

桌上有盒雪茄。他选了一支金黄的滚得很好的乌普曼牌，点燃，躬身说道：

“谢谢您。这雪茄味道很好。现在，我们聊聊吧，愿意吗？”

鲁道尔夫·克塞尔巴赫愕然听着，这个怪人是谁呢？不过，看到他这样安详、饶舌，他渐渐放下心来，开始认为事情也许会和平地结束。他从口袋里掏出皮夹，打开，抽出厚厚一沓钞票，问：

“多少？”

另一个惊愕地望着他，似乎难以理解，过了好一阵才叫道：

“马尔科！”

持枪的人走过来。

“马尔科，先生好意送些钱，让你去塞女友，收下吧。马尔科。”

马尔科右手仍然握着枪，伸出左手接过钞票。

“这事按您的意愿办好了。”陌生人又说，“现在来说说我的登门的目的。事情很明确，不多打搅。我要两样东西。第一样是一只黑色的摩洛哥山羊皮小袋子，您一般都带在身上的。第二样是一个乌木小匣子，昨天还在您的旅行包里。你就照我的吩咐办。皮袋子呢？”

“烧了。”

陌生人皱上眉头，眼前大概浮现出昔日一些景象。在那美好的

时代，对于拒不招供的人，人们是有办法让他开口的。

“好吧。我们等会再看。乌木匣呢？”

“烧了。”

“啊！”那人喝道，“您在嘲弄我吧，好汉。”

他残忍地将克塞尔巴赫的手臂扭翻过来。

“鲁道尔夫·克塞尔巴赫，昨日您进了里昂信贷银行，就是意大利人大马路上那间，大衣下藏着一包东西。您租了一个保险箱……说具体点：保险箱的号码是九排十六号。签字付钱后，您下到地下室，再上来时，怀里那包东西不见了。说得准确吗？”

“十分准确。”

“那么，匣子和皮袋都放在里昂信贷银行了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把保险箱的钥匙给我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马尔科！”

马尔科跑过来。

“动手吧，马尔科。绑起来。”

鲁道尔夫·克塞尔巴赫甚至来不及反抗，就被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，稍想挣扎，绳子就勒进肉里。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，无法动弹。上身绑在扶手椅上，两条腿则像木乃伊似的，被布带缠了一道又一道。

“马尔科，搜一搜。”

马尔科在他身上搜起来，不到两分钟，就把一把镀镍的小钥匙交给头子。那上面刻着九排十六号。

“好极了，没搜出皮袋。”

“没有，老板。”

“准是放在保险箱里。克塞尔巴赫先生，请告诉我密码。”